

怡乐之物

郑小琼（中国）

经过隧道，白云山在我们头顶
我们谈论孟浩然与《长安三万里》
天空在导航软件中温柔的女声
高远，晨光、雾和树木
从化、惠州、深圳向后退去

从白云到樟木头，我们经过熟识的地方
新塘、园洲、常平、横沥以及窗外的
厂房
高速公路不断地延伸这些地方的距离
残剩的几片香蕉林一如既往地生长着
鱼塘吞噬我们十年前的时光与想象
穿山而过的隧道让我们恢复平静
得以暂时忘记窗外的群山和村镇
闪光的楼群与右侧的货柜车

我们像一枚滑落的螺丝奔走
那几只湛蓝的天空中飞过的鸟
让你如此兴奋，它们黑色轮廓
你想象它们留在北方乡下的叫声

谈论这个万物皆可怡乐的世界
远方的俄乌冲突，近处搬迁的工厂
老旧的工业区，荔树林间的墓地
不堪回首的往事与记忆
宽阔而混浊的江水从我们的底下穿过
几艘船只撞向江边的波浪，江边的楼阁
远处，黄色的挖掘机扬起铁手架

我们还在谈论工厂、离婚的工友以及
流水，白云山已经退成远方
我们谈论的观音山，它山中的树木
瀑布与溪流，此刻，成为我们怡乐之物

远亲

谢夷珊（中国）

我与马六甲的远亲，不知相隔多少代
确切地说，是祖父表姐之曾孙
刚到新加坡我给他打电话
想不到他匆匆赶来，还带来妻子儿女
宴请我吃饭，去鱼尾狮，游圣淘沙
然后结识滨海湾的超级树
当我们饕餮
仿佛海水变蓝了，海峡变窄了，思念变
轻了
往北的旅程一下缩短
我仍频频回望：马六甲逝水幽暗

遇见坭兴陶

余洁玉（中国）

在这里，每一件陶器
无一不是
经过打压、拍拉之后
施以捏、印、刨等酷刑
最后在火中求生，脱胎换骨
在历经人世的风霜雨雪之后
我也从当初的懦弱、易折
到现在的强硬，不管不顾
我似乎已经活了很久
已能平静地
接受生死
在钦州坭兴陶厂
我听到它们，发出铁器的声响
如果可以，请让我回到
一具泥塑的肉身，成为更好的自己

赠“钦”友

林建杰（印度尼西亚）

乙巳初夏，晨雨滴滴嗒嗒
密集而轻盈地敲打着伞面
路面的浮光跟清晨一样清澈，是积水
微微湿了鞋袜
酒红色的小道旁，缓缓驶来两辆大巴
是啊！该到了，都该到了
掐一掐手表，这个时间作家们该到了
赶路人勒紧背包的肩带，加快了步伐
雨还在下
南方的夏天，被连日细雨按下暂停键

编者按

为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学交流，更好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芭莱诗会”特向中国与东盟国家的12位颇具影响力的诗人、作家约稿，以诗歌为纽带，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青年之间的友谊。

一觉醒来
那风
那雨
依然在
从西乡塘随到了占鳌巷
占鳌巷里的石板路
消失在光的那头
建福堂前的粉红花
映衬在过客眼眸
预告着当夜幕垂首，堂内更加精彩
那晚
灯光下的琴声温柔了时光
一句句诗词展开了翅膀，漫天飞舞
那晚
舞台上的《定风波》反锁了寂静
一份份喜悦具象了起来，谈笑声欢
在建福堂的方块庭院，容下了跨越山海
的友谊
在有限的两个小时里，录下了回忆的无边无际

船上的圆舞曲

王修捷（马来西亚）

群星坠落在珠江的那个夜晚
船上是一群跳着圆舞的老男孩
与一颗炽热的心

雨丝为船导航
广州塔和世界捉迷藏
钟摆是年轻的腰肢

尽管他们已不再年轻
河流是逆流而上的短暂旅行
汇集成十国风采
船头卷不起的浪花
都在回忆里翻腾

珠江夜船

陈艾琳（马来西亚）

友谊，是张无声的护照
在珠江雨中悄然盖章
贴在“金璟号”的船顶
翻译出各国语言的诗行

合声同舟，划开此岸与彼岸
雨在身份与姓名之间
开出一朵夜来香

岸上，一位老广州人模糊镜框
却看清船内窗内灯光与眼神

雨在歌声与餐盘之间游移
飘过榴莲与月光
落在无主语的书页上
这一页是命运共生的时代

船上的故事始终未靠岸
雨夜之外，语言归于沉默
各国互为树影
如江水不息

平湖之上，斑蝶初醒

王晋恒（马来西亚）

或许，我们再也记不起
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睡眠
像独居老人失去这一生
最重要的钥匙

彻夜醒着的人
活在别人死去的梦中
高清相机拷贝不到一座城
闭不上的鱼眼
承托一座金色城堡
片片剥落

当两座姐妹港的灯同时亮起
遥遥相望，狂风吹袭的
是毫无意义的
讯号与旗语
时间航线紊乱如掌痕

无意义的，也是光的刻度
夜归人用脚步丈量天明
沿路捡拾破碎的睡眠
一位智者挑灯路过
像水中的赫尔墨斯要他
诚实选择自己的斧头

命运轮盘倒转时，我们再走一次吗？
向左，向右？逆时，还是顺时针？
以为尽头即是原点
中途却遇警示牌：此路不通

巨手、打桩机、起落架、高架桥
于此禁步
湖央飞起端紫斑蝶
草尖轻轻翕翅
夜里，最后一只
闭上的凝眼

时间的容器

剑客（菲律宾）

从钦江岸边拾起一把泥
湿润，潮湿，带着山野的沉默

捧在掌心
就像捧着一则千年的故事

窑火不是烈焰
而是时间的呼吸，悄悄地
在每一次升温中
把泥，烧成了器物，把心，炼成了诗

钦州的风吹过陶坊
吹不散陶匠指间的执念
每一道工序，都像在问
你能否读懂，泥土的情绪？

坭兴陶从不喧哗
却能在一盏清茶里
说出生活的酸甜苦辣

它不是古董
而是有血有肉的器皿
盛着南方的雨，和不老的传说

钦州记

林艺君（新加坡）

之所以平庸
都是我们吃得太饱了

许多透明的名字用来铸造坭兴陶的工艺
历史光滑被铺平
就连我们的唇纹肌理，都被指尖磨去
之所以，再无流言被落入灌满的口
看三宣堂的圆拱门，模仿孩子的眼眸
那里存放的真理言之凿凿，见证你我的
穿梭
还有潜伏在钦江的骑楼
也起伏在月光照射不到的角落
兀自崩塌，才让一些灵魂从弱泥中爬出
——你我都注定要成为历史的难民

也许有不同语言的历史课本混淆视听
我们的分身潜伏在占鳌巷的危机四起
可我们总是吃得太饱了
所以当人们诉说寂寞
我们却望见那些遗落在森林里的斧头
困困频频，看建福堂曾经摇曳热情的
光影
许多铮铮的影子被渗透土壤
捍卫这片土地的庄严

所以虔诚拔去心尖上的避雷针
所以蹲坐在宋代古墙边倒立着看天
任凭老友粉的酸辣涌入我们的鼻尖
形成一种崩塌
也许意识发生在古老圣经的巴别塔
我们的舌舌分道扬镳，交叉分布在五马
路蒸发
之所以，所有的离散总是难以消化
崭新的舌头总停留在胃里发酵
它们的喧嚣覆盖文字的饥饿
历史的喉咙总要被我们不断吞咽并排出
午后的孩子却不小心睡着
之所以，再无人讲解高耸的苦涩

所以总是哭泣
所以总是取暖
所以总是吃得太饱

毫无分说地 倒数着日光的照射
拉成长长细弱的黑影
无数条历史的窥探

考古层翻译报告

周德成（新加坡）

多么惊人的巧合：
在近百种存在
和已消亡的语言里
似唯有土、故国与母亲
无需翻译
（而用泥土做成的陶器，
水凝成的露珠或冰雹
常被错误归类为
“易碎品，请勿倒置”）

被时光和过客身影凿出的
曲流石渠
（你立于南越故土遗址上）
一条幻作《哪叱》中的小龙君敖丙
一条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的曲水流觞
（我则扮演屈原 诗人节那天越境到江左
再到南越、越南和粤港澳大湾区）
遂挖到唐、元、明、清的干涸水井
原来所有的泥、沙和裂缝
都有待层层翻译

诗夜澎湃

曾原健（越南）

钦州老街的建福堂
掩不住千年的沧桑
夏夜轻响
悄悄掀开了历史未来的门扉

柬埔寨的河流，老挝的山
缅甸的钟声，越南的月
新加坡的雨，马来半岛的棕影
泰国的榴莲，印尼的千鸟
菲律宾的海……
都是青年诗人的诗韵
如同一株语言的藤蔓
在方块字的水面泛起涟漪

诗声悄悄攀上了老墙
一句句穿透耳膜与心岸
语言不再设防
诗如泉、如光、如一颗果实落入掌心

这是一夜
诗与人同在
澎湃的心声彼此走近
此刻，成为历史上闪烁的星光

赠文友

阮仲胜（越南）

攀越河山，过友谊关，到相思湖
遇见良缘
谢谢你文友，与我尽欢
让我了解北方以北
我希望跟你一起
到南方以南，去更远的南方